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二部

《中国野史》

中国野史

十叶野闻

(民国) 许指严 著

○奉安故事

清初《东华录》所载，及《开国方略》等书，俱言以帝仪葬明思宗，一似恩礼前朝备至。不知此特定鼎后，从诸臣之请，下诏掩饰耳目，为收拾人心计耳。按《圣安本纪》及《泣血录》等书，都言闯贼入宫后，得思宗及后尸，盛以柳板，暴置宫门外三日，始得小殓。其殓也，殓桐棺纸衾，下倨藁葬，彼等遗臣不忍涉笔矣。及满人入关，文字狱急，亦无敢彰满主之凉德者。及读乡先辈邵青门先生文，书赵一桂事，不禁恍然。比客京师，晤大学校生赵某者，纵谈明季事，自言一桂为其远祖，子孙藏有乃祖笔记，当日事纤悉靡遗，较青门文特详，今存祠中。因口述其大略，予纪而录焉：

一桂为犂下肆商，抱布贸丝，往来市廛间，朴愿无过人处。及京城陷，使眷属居远乡，独袱被策蹇驴，伪为军中运粮食者，逡巡入国门，凡为乱兵所困者十余次，几不得脱。奋勇前进，卒达禁中。先是，御史某者，直声震朝右，所居与一桂邻。闯兵且至，御史以殉国自誓。一桂匿其少子，慨然以婴、臼自任，且曰：“公苟正命，仆必为公营敛，如谢皋羽之于文信国故事。”及事极，御史固在围城中。一桂知其必死，故弃家冒险入城以践约，虽死于锋刃不悔。无何，御史尸不可得，而帝、后遗骸，方为伪闯臣顺天府某遣官薄葬。梓宫窄小，如平民礼，旧臣亦无一人哭临者。时伪臣某驱使明臣如犬羊，因令汉奸苛立仪制，轻輶素■，飘摇出城北，厝置于十三陵之旁。非特不修园寝，且不起陵树碣，但以小石揭槨曰“明某帝”而已。

一桂既不得御史，则奔走视思宗之葬礼，伤心已甚。旋赴昌平，至夜深，独恸哭陵下。袱被宿树阴，野草牵衣，萤飞鬼啸，不之顾也。顾不得思陵所在。有友人某，为昌平州吏目，延之食宿，如是者三日，奋然作曰：“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礼，报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泽。且使腥膻之徒，知吾汉族尚有人也。”乃即作归计，欲变产集资为大举。顾自恨商俗不谙典礼，恐草草貽后世羞，意不如先觅一掌故儒生，黄门常侍，夙嫔朝章国故者，以为筹商治事地，然仓猝终不可得。最后乃得中涓人邢某，自言在宫中值差有年，社屋之日，曾目击帝、后陈尸惨状并葬所所在。又言田妃陵墓甚壮丽，苟帝、后合葬于此，尚不失体制。一桂乃与结盟为兄弟，出囊中金千余，更往明陵探察。果由中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，宿草未青，土痕犹湿。不觉悲从中来，念二百年帝王末路，乃至于此。古人谓：“一盂麦饭，几树冬青。”今且并此而无之，能勿伤感？中涓邢乃言：“汉家故事：梓宫须取东山之木，轮囷合数人抱者，空其中，饰以丹漆垩灰。奢者则杂以金玉，外施金台银阁，以为之座。及葬，则隧道通宫，明器毕具，刻木为宫人、黄门状，甚则杀人以殉，鱼灯石马，罗列隧前，百官负土为坟，各种一树，以为纪念。今群臣皆谄事新朝，胜国典型，谁复记忆。纵有二三遗老，凭吊夕阳，亦不过泪洒千行而已。”一桂闻言，歔嘘不已，既而奋然曰：“小臣无状，宁毁家为此义举，愿黄门左右翼我，则感且不朽。”遂先鸠工起土，出旧梓宫。视之，则业已朽腐，木■片片落。后棺视之，帝、后颜色俱如生，惟冠服微黯。盖当是草草成殓，不知何所拾得敝服，妄以施之圣体也。一桂悲悼者久之，中涓邢亦伏地恸哭。即挈金往市中与某商订购礼服仪品。某商者，旧为尚衣司供奉，稔知宫中仪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。一桂往返与之密商，某亦义形于色，愿以半价成全一

桂之大举，一桂感甚。先是，中涓修陈葬礼服物，约需二、三万金。一桂以为先帝俭德昭著天下，不宜过奢，以损盛德，乃参酌奢俭之中，某商亦深然之。因起田妃墓土，凿山鑿石，入羨道中。拾级由隧下若干方积，始发见甬道。纳陛而升，中为正殿，列俑成行，衣履执器如生人，■綽帷帐之属悉具。前列祭品，簠簋完好，银釭膏火未灭也。朱漆梓宫居中，钟虞无恙，旁罗殉葬之玩好物甚具。一桂因与中涓商，将帝、后新作梓宫舁入，乃举田妃棺移于右，而以思宗梓宫居中，周后居左。布置略定，又因田妃有椁，帝、后俱无，爰议以田妃椁与周后，而为帝别作文木之椁，饰以钿漆。费用不足，则中涓复引义士孙繁祉、刘再昌等捐集数百金。椁成，始安设妥帖。增购牲醴楮帛、金银钁锭之属，奉奠策祝，继以哀哭。中涓、义士而外，劳役者数十人，莫不酸鼻流泪。附近居民争来致吊，轰动邻邑。县官闻之，若有所感，乃使吏目某开县支费，将为之请于朝，发给库帑。一桂力辞不受，仍挈袱被，与中涓偕遁至远乡。吏目觅之，不得也。人问其故，曰：“满清虎狼，吾何必以清白体供其鱼肉？且即不得祸，而假先帝遗骸以沽荣名，尤不忍为也。”

嗟乎！较之“冬青树”故事，其风义有过之。微青门一记，几使此举湮没无闻，虽有藏祠之笔记，谁睹之而谁传之？是可慨已。

○九王轶事 十则

清初宫廷觖乱，贻讥千古，史臣因而深讳，不敢施一直笔

者，惟睿亲王多尔衮尸其咎也。多尔衮为清太宗母弟，行居九，世称九王，或曰，贵时人称九千岁是也。太宗既崩，福临尚幼，遗命以皇母弟摄政，仿周成负扆故事。然某君秘记，则言太宗深恶多尔衮，遗命并未及彼。且相传太宗暴毙，乃多尔衮贿内侍毒之。宫闱事秘，史无佐证，未敢断也。要之，多尔衮树党自固，宫闱亲近皆其心腹，故能传受遗诏，大权独揽，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。先是，中原甫定，南方诸遗臣辄兴兵倡义，宇内骚然不宁。福临幼弱，未亲政，多尔衮借军机重要为名，出入宫禁，如履帷闼。博尔济太后与多尔衮福晋本同姓姐妹，亲密如家人。太宗初崩，太后原有垂帘之意，因祖训所格，恐宗室中转有挟此名义别生枝节，以摇动福临之位置，于计殊不便。多尔衮夙见信于博尔太后，乃献计，用摄政制，而许以内权让后，一如太宗生时，且其利益有突过者，故博尔太后深喜之。又多尔衮貌英伟，长臂善射，仪表不凡，谄事博尔后无所不至。博尔后深信其可恃，故外内联络，情逾骨肉。或传太宗未崩之先，多尔衮即通于后，特迹尚未著。至福临即位，始巍然不讳。顾遵汉制，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，故虽摄政，仍援君臣之义，不废拜跪之礼。每入宫，或遇燕见，摄政王须北面而朝。博尔太后心恶之，下诏风诸臣议崇摄政王典礼，内三院首以皇叔九千岁之礼进。多尔衮冒昧不察，遽受其策。及行礼，诸臣一跪三叩首，而朝帝、后时，仍不免北面。一日，太后与多尔衮同游海子，并辇而行，侍卫前奏事，俱先帝、后而后及摄政。多尔衮偶有奏对，鸿胪赞礼者犹三呼跪拜如常仪，多尔衮心大不怿。翌日，使人谓太后曰：“予终不能与太后共享安乐，以予为职分所限，君臣安有敌体？方今心劳多病，请罢摄政职出宫，闭门思过，不复能望见太后颜色矣。”太后得奏，心大懊丧，乃立命内大臣某往摄政王府议下

嫁事，且命内三院拟称尊皇父大典。时明臣陈之遴为大学士，咋舌曰：“此礼亦可议乎？”满人摭其言入告，太后大怒，命即论死以示威。会有救之者，谓下嫁大嘉礼，不宜用刑，乃降遣戍编管三姓城，于是无敢持异议者。时策书出内三院汉臣某手，或曰龚芝麓尚书。策引周旦姬文，浮华满纸。自是群臣朝贺，咸先皇父摄政王，而后及帝。凡章表一切，咸称皇父矣。福临少长，心知其非，凡阅章奏有皇父字，辄废阁不阅，或遣内侍送多尔袞处。顾福临性沉默，好佛典，有怒辄隐忍不发。旋以多尔袞征讨有大功，诸武臣咸听命，四方未靖，恐投鼠伤器，且不欲伤太后心，乃有醇酒妇人之意，如汉惠帝故事，厚宠董妃，辄不视朝。及九王败，始稍稍问政事。

清太宗后博尔济氏有殊色，肌肤如玉，宫中私号之曰“玉妃”。初仅为才人，慧黠有智谋，言辄称太宗旨。世传以参汁进于洪承畴说降，遂尽得关外地，卒覆明社，其功不在开国元勋下也。玉妃既得参与帷幄机谋，权力日进，又以生皇子福临故，遂得正位为后。有妹嫁九王，即多尔袞福晋，貌亦殊丽，白皙光艳与姊等。人以别于后，故彼曰“大玉妃”，而此曰“小玉妃”。两玉妃初极相得。洪承畴之降也，操此秘密胜算，折冲于帷薄内者，盖小玉妃亦为之疏附焉。太宗固知之，以故待九王亦特优异。既都沈阳，起居仪从渐仿汉制，官禁稍稍森严，独九王以参与密谋故，恒出入自由。太宗频年用兵，东征西讨，几无一日安处。既服朝鲜，转师入山海关，围京师，辄经年不还宫。内政琐务，尽决于九王，而实奉大玉妃意旨，逢迎无所不至。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宫中，经旬不归私室。小玉妃遣人探之，辄言军国要事，日不暇给，况外出则恐犯漏泄之嫌，不便。小玉妃初信之，既而人言藉藉，颇多秽声。小玉妃

乃亲往宫中，以请安为名，侦察动静。大玉妃匿九王他所，不听小玉妃入，且不与之面，遣人传诏曰：“皇帝有旨：不奉令而擅入机密地者，杀无赦。幸福晋自爱。”小玉妃大羞愤，欲自裁于宫门，为左右所持，乃劝慰之，使归。自是，玉妃姊妹花变为仇敌矣。会闯兵破明都，吴三桂引满兵入关。未发，小玉妃贿某王进言于太宗，白大玉妃、九王丑状，纤悉靡遗。太宗震怒曰：“朕不处分此獠，何以取天下！”乃命返师沈阳，欲先正宫闱，而后出兵取明。还宫未逾一日，以暴崩闻。人皆疑为大玉妃及九王所弑，但其时九王党羽颇盛，莫敢撓其锋也。旋奉遗诏摄政，师入燕京，遂恒居寓中。政事机密，大玉妃一以委之，公然帝制自为矣。小玉妃既抵燕京，恚不往朝太后。或劝以掩饰朝廷耳目，不得已，乃一往。太后方与九王宴乐，乃命宫人引入他室，半未一面。小玉妃掷冠而起，大肆詈厉，宫人咸掩耳。或以报太后，太后欲使武士缚而辱之，总管某进曰：“此所谓播恶于众也，且太后有杀妹之名，不可。不如使皇父裁之。”太后乃命多尔衮先归，使人传召。小玉妃不信，以为九王尚在宫中，特太后之党弄己，坚坐不返，必欲太后面见始退。久之，一侍婢持物入告，则九王之手环也。侍婢固小玉妃所亲信者，始怏怏出宫。是夜，小玉妃以暴疾卒，举朝无敢发其覆者。乃睿王削号后，府中人始泄之。

当顺治八九年间，九王权力正盛，举朝翕然称皇父；宫中游宴，则与太后同辇并载，视福临幼主蔑如也。一日，海子中方作竞渡之戏，江南总督献老舟工十余人，操桨驾舵，如履平地，太后与九王乐甚。又值浙中献女乐至，乃命开筵奏乐。豪竹哀丝，声振林木。九王大悦，请太后同登水心亭，凭阑展眺。忽一舟子驾舟如飞而至，矫捷如水鸥，其势直向九王。九王方

嬉笑赏其健锐，舟抵亭堞，舟子跃而登，拔剑如虹，直刺九王。九王大惊，侧身闪避，剑锋击中侍卫，毙焉，去太后仅数尺。亭外武士急起持之，舟子始就擒，乃罢乐撤戏。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图己，不敢复与太后同游，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间矣。乃命严鞫舟子，则大言奉大将之命，为清朝除元恶。而大将所主使者，即今上是也。问官震骇，恐卒连成大狱，有伤主座，不敢以闻。仅言舟子素有疯疾，忽眼花，见龙袍舞爪，形欲攫己，故出剑御之。贿舟子使改供，舟子誓死不从。九王令心腹探之，悉其状。遂鞭问官，而毙舟子于狱。时豫亲王多铎在江南，兵权方盛，部下之在京畿者，其势亦不下九王，平时颇与九王不相能，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铎所为。乃召之还朝，以觐其向背。或告变曰：“豫王欲借清君侧为名，奉幼主以行司马氏八王故事。谋既成矣，盍先图之？召而若来，可阅兵南苑，数而戮之；不来，则密旨使江南总督图之可也。”及旨下，多铎即日还朝。九王不得已，乃借郊迎慰劳之名，大阅兵南苑。多铎既至，从容奏江南军务方棘，而忽命北来何故。九王若有惭色，良久曰：“吾兄弟凋零如此，瓜尔佳之系，惟吾、子二人在耳。无从相见，安得不一谋良觐。且王劳苦备至，归而稍事休养，亦谊所应尔。吾意固无他也。”多铎曰：“感王念手足之厚恩，死且不朽。昔太宗宴朝，尝指储子谓吾二人曰：‘他日夹辅新室，惟汝二人任之。同心协力，以为屏藩。’予在帝旁，式昭鉴之，愿二人其毋忘斯言。今言犹在耳，而宇内残孽未平，非吾二人行乐之日也。京畿兵力饶足，训练严明，皇兄其善护幼主，以慰先帝之灵，以安皇太后之心。弟则并力南向，荡平遗顽。他日获竟全功，献馘奏凯，然后与兄驰驱广圉，歌舞太平，诂不美哉！”即日辞谢，九王以兵送之，至通州始返。自是憚多铎之英明，稍稍敛迹。太后欲去多铎，九王曰：“彼

有大功于国，不可动也。惟他日当择强镇以处置之，勿使居中以间宫府之事，则幸矣。”福临常使人通旨于多铎，令防九王。九王侦知之，顾终以多铎持正，不敢行成祖之事。无何，多铎以江浙平，入朝。会九王坠马卧疾，遂覆其权，数其罪，奉福临亲政。自以与九王同母弟，请罪。顺治帝特旨开脱，且旌其功焉。

满洲故俗向奉萨满教，其祭礼奇异，尚有太古蛮野之风，不可为讳，而宫中祭堂子尤为特别。其祭式乃树一木于广庭中，四周供牲醴，杂以粉团油饼之属。外则数喇嘛持铙击鼓，声震数里外，竟夕始罢。及入关后，上自宫禁，下至旗民世仆，皆行之。惟宫中大祭用喇嘛至数百人，场广数百武，皇上步行旋绕其中，以为大典。九王既摄政，旋称皇父，乃公然与太后并祭堂子。先是，喇嘛某者，太宗朝老国师也。凡出师或摄兵大举，必祭堂子。每祭，必国师率诸喇嘛从事。太宗锡以尊号为“护法大照高明国师”，敬礼备至。国师亦自谓祭必受福，与他师敷衍仪式者不同。萨尔浒山之役，太宗慑于明师之众，且与朝鲜六路夹攻，恐兵力单弱不敌，意甚犹豫，虽命将出师，而此心耿耿，犹难释然也。及祭堂子，国师行礼讫，入奏太宗曰：“此行必获全胜，覆朱明之宗社，肇长白之宏基，即其滥觞也。”太宗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国师指木桩上纹，谓之曰：“此纹全直，且作南向之势，故知破竹迎刃，所向无前。又其下有一纹，颠倒错乱，即敌人之象，故知明师当一败涂地也。”太宗信之，并力一向，果覆明师。自是，国师之声价益高，而堂子祭礼愈益隆重。迨围京议和之役，国师奉表入贺，谓此行即当代明正位中原，天与人归，丁无疑义。既入关，攻燕京不下。太宗使人询之国师，且令更祭堂子，以卜休咎。国师覆奏，

谓皇上于前祭时，适有他事，少绕三周，致尚须三年后始得正位。此行不如早班师，以俟机会，否则恐有意外之祸也。太宗遂解围东归。自念当时未及终祭，果因叶赫献女，亟欲往视，故致三周未毕，殆干神怒，受此顿挫。乃迁怒叶赫之女，拔剑杀之。及闯兵破京师，太宗亦议以兵南向。堂子祭礼甫毕，国师忽卧病不起，亦不言休咎。太宗令人促问之，则含糊漫应之曰：“事必克，皇上勿疑也。”未几，吴三桂假师复仇，适太宗以疾薨。国师始白明京可取事，九王信之，果获济。问之，则前之卧疾，知太宗不及见成功，难于直言，引疾以避之耳，九王益敬服。既摄政，凡出师致祭，国师施法如常。嗣称皇父，将行祭礼，国师不知所之。侦骑四出大索，终不得。诸大臣皆知九王之必败矣。九王因国师潜遁，以为不利于己，大恨。乃索其徒，将尽杀之。福临信佛甚，阴嘱内侍释其强半，放归蒙古或西藏。九王败，复召归。国师阴谓人曰：“九王苟极诚奉事祭礼，实可继大宝。惜乎！其荒淫致败也。”

九王虽骄蹇自用，而颇尊视明代人物，且于宫禁中尤以遵奉明法为重要。即如祭万历妈妈神一事，亦九王所定之制，迄清季二百余年未革者也。万历妈妈奈何？曰：明万历间，清太祖攻抚宁，为明将所擒，囚于狱，将杀之，清廷乃行贿于某内监。内监请于太后，太后传命释之。清廷念太后特恩，命于宫中设祭，每日必先上食，而后清主始敢食，谓恐神诛殛也。其畏明之威力如此。及入关，既据明宫，诸满臣议废祭礼。某贝子尤激烈，以为吾国既已代为之主，胜国之帝后，皆吾臣属也，而犹祭其女后，母乃褻尊？且致祭之由来，即随此纪念而传播，是不啻扬吾祖之耻辱，奈何不废之耶？九王独奋然曰：“不可！此祭所以为祖报恩，不祭是忘祖也。且此纪念，足以彰吾祖

之缔造艰难，与明廷之失政，何耻辱之有？决不可废。”遂定议。既而九王之所亲告人曰：“入宫之始，九王亦不以为然。其夜入宫，方与太后同梦，乃大呼见鬼。云明帝、后上坐，缚而挞责之。比醒怖甚。嗣是明宫神庙，无一敢动者。况祖制之祭万历妈妈，名正言顺，彼安敢废耶！”人始知其抗议之故。自是，每日致祭以为常。顾其祭礼亦甚奇特。每日子正三刻，东华门启扉，首先入门者，即此主祭之老巫姬也。布围骡车一乘，不然车灯，载活猪二口，直入内东华门，循墙而行，抵紫禁城东北隅，有小屋三椽，中供万历太后神像，即满俗称为“万历妈妈”是也。杀猪致祭毕，天始黎明。乃以馐余之肉，分赐大清门侍卫。此肉为二百余年老汁白肉，满洲所甚珍者。侍卫食赐馐时，不设匕箸，各解手刀批之。又不准用盐酱之属，而味独完好，殆如古人所谓太牢、太羹者。顾诸侍卫习汉俗久，淡食惜其无味，然格于礼制，不准用盐，谁敢破此例者。惟侍卫等在直庐，去便殿甚远，微特帝目所不及视，即王公大臣，亦罕过而问者。故诸侍卫恐用盐犯稽察，而别设简便以代之，则耳目不易周矣。法用厚高丽纸切成方块，以好酱油煮透晒干之，藏衣囊中。食时，乃取一片置碗中，舀白肉汁半盂浸之，顿成寻常所用之酱油，且味较优于市中所购者。乃以所批肉片蘸食之，佳美无伦，为外间所未有云。顾侍卫值班者俱得食，而不许携归。欲如东方曼倩之廉，而归遗细君，却不可得。闻之友人，前清时为值班侍卫者，语时犹津津垂涎。不知今日老白汁尚存否，当一访之。

九王猿臂善射，力能搏虎，仪表伟岸，实亦人杰也。惜以谄事太后故，习于软媚欺诈，遂并其心术而丧之；复溺于酒色，尽以精力，疲于缠绵歌泣之间。故不四十而锐气顿减，衰弱如

老人，卒以天死。相传大玉妃有蛊术，每夕能御十男。当九王未入宫之先，太宗频年用兵于外，大玉妃常以布围车载男子入宫，如晋贾后故事。及九王被宠，以一人独当其冲，尚觉余勇可贾，可谓奇禀矣。有小臣邢某者，汉军也，夙居都下，杂蹂屠沽饮博中，贱秽之事，靡不通晓，曾为勾栏中制造淫器，有专家能名。大玉妃不知于何处闻有此人，遂以重赏召之入宫，令九王尽考其术，黻戏无所不至。尝命巧工于三海深处筑一丸曲亭，中为密室，四周曲廊洞房，几于天衣无缝，外入者未由得其涂径，则终傍徨亭外而已；如迷楼，如八阵图，巧匠所不能猝解，云亦汉人某所为。世祖少长，有黠者微泄其事，欲往觐之。既至，曲折盘旋，苦不得目的地。情急欲出，复迷误回转，良久无术。导者穷极智巧，仅得引出而已。世祖甚怒，欲杀导者，谓限三日，不得达目的地者必斩，泄此语者亦必斩。逾二日，导者绘一图，循之行，始得入亭心密室。其中陈设奇丽，太后与九王固未来也。人声阒然，且无守者。以外人从无阑入故也。其门用西洋玻璃为一角屏，四周有楹联图画之属，前有方案，微特不知者，误为嵌壁之镜。且骤入其境，镜光外射，仿佛镜中所收之园景，乃系亭之外厢。又类此镜者有四、五，大小方圆，丝毫无二。即使知其机捩，而不记其第几之数，仍不得其奥窍也。镜内复有数重，始得达密室，其幽秘如此。世祖既入玄中，遍睹奇物，目骇手颤，几于无一识其名者。恐为人所觉，仓皇走出。自此处心积虑，以芟除九王为己任矣。曾封密旨与豫王多铎、贝子博洛等，谓：“朕终日芒刺在背，苟使获见天日，皆卿等之赐也。”又言：“如虎入桺，积威使然。但荒淫无度，多行不义，必且自毙，此天道也。朕以国家多难，不欲轻于一掷，必计能发能收，始克济事。卿等其念之。”世祖之坚忍有谋如此，故卒能胜九王，萧梁明燕之事不复见。

也。九王后知世祖窥其隐秘，严诘导者，不得主名，乃杂治内侍，诛戮多人，宫府无不侧目。大玉妃闻之，佯为不知，世祖亦不问也。

好色者必以瘵死，古人之言，良不诬也。九王既荒淫无度，竭其精力以媚大玉妃，而复私取宫女渔猎，无所不至。及三十六七而后，力已不支，历求人参、鹿茸、脑膈脐之属以为补助，仍苦其效果未闳。或献策曰：“喇嘛在西番，向以兴奋药神其术。今闻其囊中多奇药，而国师尤为领袖。皇父盍向索取，必有大验也。”九王果向喇嘛请求。喇嘛曰：“此必皇父亲祭之而后可得。”九王唯唯。国师乃为之设坛于宫中，牲牢樽俎，金台银盏，备极丰腆。铙鼓声如怒潮，入夜则华灯百枝，繁星遍曜。喇嘛百八人旋绕诵经，梵吹音彻屋瓦。如是者三日，乃于坛中央置净瓶一，大如牛胆，以胶皮纸封固其口，纸上有符篆状。喇嘛又旋绕诵经良久，以拄锡略作手势，飕飕一声，封盖之纸已揭。喇嘛乃传命请九王登坛，植瓶下视，中空无物。方骇怪间，喇嘛忽于帽檐下探得小囊，才如扇坠。倾之，出二丸，大小仅于菉豆同，色正赤若丹砂，上作凹凸形。喇嘛指丸谓九王曰：“此西天子母丸也。昔达赖第一世祖坐床时，以此丸置金瓶中，传其呼毕尔罕之第二世祖，其后世世相承。此药能自生息，永久不灭，又名阿肌苏丸。凡有大功德佛缘者，或大宝法王护法，则可以牝牡二粒为胎基，虔设经坛，诵咒三日，乃以净瓶置丸其中。复虔祝七日，更移置净室中三七日，始启其封，则药必满中。取以治病，适如其分而止。此丸灵验异常，非人力所可配制。皇父幸勿轻视。”九王唯唯，如其言，果获丸药满瓶，约数百粒，绝未见有人置入也。且封固时面请九王作识，净室中日夜遣人守之。喇嘛俱在室外，亦未尝阑入也。

九王初不敢服，大玉妃极信奉喇嘛，且言：“昔太宗尝以此药丸令服，故能精力过人。今见此丸，实与前状无异，必有奇验。”九王乃按法服之，不三日而神采焕发，精力大振。凡服半载，始毕一瓶。毕后一月，忽大委顿，急欲使喇嘛复为之。喇嘛索牝牡二粒为胎基，九王告以已尽无余。喇嘛骇曰：“此丸名子母，须有母而后可得子。今已无母奈何！虽设坛作法亦无益矣。”九王曰：“尔所独不存母药乎？”喇嘛曰：“此丸俱存达赖法王库中，东来时仅仅得此。今以皇父命，固不难调取。但必西土一行，往返须周岁。皇父不及待，无万全策也。”九王曰：“与其无有，何如少待？”力促喇嘛行。喇嘛不敢违旨，束装作行色，而实逗遛都下。未几，九王以疲弱坠马，遂不起。喇嘛告人曰：“吾见其精爽已离躯壳，求此丸必不及，故不烦多此一行。而又不欲违命，使之伤恼，故偶作狡狴也。”其后清帝有疾，喇嘛常以此丸疗之。

大玉妃下嫁而后，九王晋称皇父，权势赫奕，贵胄中多侧目者。而世祖年长，渐觉其非。及南苑阅兵后，世祖知其有非常之谋，益愤不能平，往往见于词色。九王侦知之，常自危。其党有玛哈者，狡黠多智谋，因献计曰：“福临正位已及十稔，功臣宿将咸以拥戴幼主为忠，设有变易，渠等未必肯帖服。而南疆多汉孽，方欲观衅而动。此祸一发，恐不能收。不如用阴谋奇术以倾之，外间绝无动静，而大宝唾手可得。此上策也，皇父盍留意？”九王曰：“阴谋奇术奈何？”玛哈曰：“喇嘛大弟子某，善摄魂术，能使人神智颠倒，失其常度。苟施此法，令彼幼主易性，则宣太后旨，谓其忽得狂疾，不可以为宗庙主，则中外无词，皇父自应正位矣。”九王大喜，乃宣召大弟子入宫，密谋所以处置幼主者。大弟子曰：“法当先取关外鹿皮，

鞣而缝之，俾成人形，手足耳目曲折无不具，乃以醍醐灌其顶，菩提实其腹。设坛致祭，虔祝至四十九日，皮人乃能行动，宛如生人。然后施以符篆，遗以咒语，使之摄生人魂，无不验矣。皇父苟欲为此，此非旦夕间事，宜秘密筹备，不令三人以上知觉，方能收完善结果。否则，虽有皮人，亦不验也。”九王信之，扬言欲制皮衣数百事，以赐八旗军士。遣使四出，往三姓、内蒙等地广征鹿皮。皮至，以示喇嘛，辄言不佳，则斥而售之。内监因缘为奸，所获不资。最后得摩天岭千岁鹿，其皮柔如人肤，入火不燃。使巧工拈人发缝之，敷以鱼脂，几与生人无异。九王又命名手绘世祖像，肖其面目制之。既成，喇嘛设坛诵经，施以符篆。中夜，使人请九王视之，彷彿见皮人能行动，且作攫拏状，大悦。会世祖有疾，心神不宁，则以为皮人之验也。是时，九王亦以怯疾委顿，中心怔忡，日觉烦躁，因猎于南苑。侍者不称旨鞭撻诛戮者，日必数起，人人自危。乃有小竖衔恨，往告世祖以皮人状。世祖遣心腹觐之，尽得其状，且穷其皮人置他所。或云喇嘛受贿，故世祖得取之。旋有人往报九王。九王方驰逐，闻报大惊，怯疾顿作，因失足坠马，股几折，舆辇而归。太后使御医治之，曰：“督脉已绝，不可救。”未及三日而卒。世祖始将其皮人宣示君臣。太后闻之，大悲。托言进香五台山，一去不返。后世祖出家，相传犹及见太后也。皮人尚存其一，在今南池子玛噶喇庙中。

世传洪承畴之降也，有九约，即男从女不从，生从死不从，阳从阴不从，官从吏不从等云云是也。据嫔于清初掌故者言，此非太宗朝之事，实清师入关后，九王摄政时代与承畴双方面订者。先是，江南未平，明遗臣屡起义兵，警报迭来，宫廷震骇。太后与九王商收拾人心之妙计，九王曰：“今有洪承畴在，

彼乃深知明人之性质。苟得彼悉心擘画，天下不难定也。”太后若有所悟曰：“吾几忘之。承畴真名将，昔日英伟之貌，今犹如在目前。明臣有此，实可不亡，惜其君不能用耳。”乃使九王宣召入宫，令宫人施地衣，设棉蓐，赐之侍坐。时承畴疾甫愈，咳咯咯有声。太后与九王慰问体恤备至，并赐参汁珍品，令内监为之按摩。良久，始从容问安天下大计。承畴奏曰：“臣筹之熟矣。人心思旧，乃系天然之性，非必朱明恩泽深入人心，有过于大清之政绩也。皇父、太后过虑，乃使老臣与闻大计，老臣敢不竭犬马之忠，为涓埃之报。臣愚以为，人心宜缓不宜急，宜静不宜动，宜小不宜大，宜轻不宜重，宜于不要紧处着意，更宜于不着意处下手。但使大纲要典不致妨碍，其余网宽一面，悉听彼所为。则良懦者有以安其心，狡黠者无所施其技。人心既静，不可复动，则天下太平矣。”九王深服其高论，乃进询方法。承畴袖出一摺敬呈，曰：“臣独居深念，已妄筹九约，未识圣鉴可许施行否？”九王视之，有不明处，历使承畴详为解释。太后闻之，亦称善者再。九王曰：“是皆可行。且于我朝廷之大经大法绝无抵触，而大有利益者也。”遂发内阁，令拟旨，即日颁布。且著为功令，永久不废。江南人士闻之，多偃旗息鼓而归者。总督郎廷佐奏洪承畴有大功，宜配享太庙，九王许之。后九王败，满臣多以为言，世祖乃撤其从祀，盖因其建议于摄政时代故也；若在太宗朝，则无反汗之祸矣。

九王以皇父之尊、太后之宠，而身死无几，即治其僭逆之罪，夺号仆碑，不留余地；且禁锢子若孙，以其赐邸为喇嘛庙。固由平日骄奢淫佚，有逾常轨所致。然亦多铎、杰书等争权相忌，而世祖积不能平，乃激之，使不得不然也。九王虽谄事太